

恐懼的安慰 ——

2012 世界末日預言與天主教信仰

丘建峰

引言

在 2009 年，電影「2012」公映，也掀起了有關瑪雅預言的熱潮。該電影以瑪雅族的曆法作為「根據」，指該曆法在 2012 年終結，而該電影就由此引伸，2012 年，世界走向大災難，人類就會滅絕。

這樣的預言在歷史上本來就是屢見不鮮，在筆者年輕時，很迷的是法國預言家諾查丹瑪斯（Michel de Nostredame）的預言，當中包括預言法國國王亨利二世的死亡¹；中國也有所謂的「推背圖」，以圖片及文字來作出預言，也有人認為它的預測，包括南京大屠殺²。由此可見，相信預言未來並不是個別、偶然的取態，為存活在世上的人來說，這似乎是共有的天性。

¹ 該預言據說在公元 1555 年發表，而亨利二世死於公元 1559 年。預言以詩的形式寫成，「年青的獅子將戰勝年老的/在一場單對單的戰鬥裏/他將刺破金籠中的雙目/兩個傷口合成一個/他死於殘酷的死亡」，而亨利二世是一次槍擊對時被年輕槍手鎗手刺中眼睛致死，與這首詩很吻合，因此很多人認為有預言性。問題是：究竟預言家寫了多少首詩呢？多少首找不到對應的事情呢？以意象表達而最後成為某一事件的指向，是否可以稱為預言呢？事實上，諾氏最著名的預言是公元 1999 年的「大魔王降臨」，最後並沒有實現。

² 一般是指推背圖中的第三十九象，讖語為「鳥無足/山有月/旭初升/人都哭」，圖為一鳥在山上，下見旭日初升。解說指首三句指向日本，因「鳥無足」即沒有下面的四點，把山加進，就是「島」，而「旭日升」就指日，故合而為「島國日本」。與日本有關，而「人都哭」，不少人就認為是指南京大屠殺。這樣的解說是神奇還是牽強，留給讀者自行判斷。另外，推背圖據說寫於明朝，而不少研究都質疑，在流傳的過程，不斷有編輯者加以「修訂」，讓其中的含意更「準確」，也是「推背圖」的一大爭論。

本文並不是要研究和探討這些預言的真確性，事實上，絕大部分人也不會認真地探究這些預言的發展與細節，而是傾向相信這些預言的神秘力量。不過，正如很多人相信星座、塔羅牌或八字的人，所謂相信也只是選擇性，我們對於這種人性的弱點，不應加以贊同，但是也可以有善意的體諒。

問題是，「2012」作為一齣全球發行的荷里活電影，在有系統而巧妙的宣傳策略下，令 2012 作為世界末日的環球關注，遠比諾查丹瑪斯預言 1999 年世界末日，來得強烈而真實。這裡說的真實，並不是指這個預言的真假，而是那種真實的感覺。由於這種真實感，為電影賺來全球超過 7 億美元的票房，以及一派末日將至的氣氛。

本文想指出的是，這種末日恐懼的出現，雖然現代傳媒加上巧妙的宣傳策略是其變成一個嚇人的陰影，但是無可否認的是，要在牆上投射出這種恐懼的影子，必然有一個實際的物體存在，投射才得以發生，而我們就是希望看看，這個陰影由何而來，而這個恐懼的本質是什麼，並且在信仰上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³。

末日恐懼

按照生物學家的觀察，人與動物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分別，是人能夠預知自己的結局。有人曾經觀察飼養肉食性魚類的魚缸，在魚缸裡，除了體積龐大的魚虎等肉食魚外，還有一小群供大魚食用的小魚。這些小魚在缸內悠然自得地來來去去，突然間，大魚弓身撲向牠們，小魚四散，其中一兩尾就成美食。有趣的是，

³ 筆者並非相關預言的專家，所閱資料亦只是從網路和書籍所得的二手資料，故不敢對這個預言的內容加以判斷。正如引言所言，本文要討論的並非這個預言本身，而是預言這種現象所反映的意識型態，以及基督徒應如何對待所謂的預言。

當大魚停止獵食的行動後，小魚又回復悠然自得的狀態。爲什麼牠們不會恐懼？其中一個解釋，是魚的記憶力很低，只有幾秒鐘，因此牠們很快就將生死一線的狀況，忘記了。

同樣的情況，也見於其他生物身上，而我們因此有理由相信，動物並不會「展望未來」，對自己的終結有所預期；唯有人，才會有這種意識，並且如同存在主義思想家海德格（M. Heidegger）說的一句話：「人是一種奔向死亡的存在。」⁴正由於我們知道，「人生自古誰無死」，因此我們會更進一步感到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」我們不僅會憂慮自身的泯滅，更會想像，人類的未來。

當我們意識到單一的個體會在這個世界是完全消失，自然會進一步聯想，人類作爲一個整體，會否也因某些原因，被抹去，成爲岩層中的化石，等候未來的新物種發掘出來呢？這就是千歲之憂了。

在歷史上，這種末日的恐懼，可說是無日無之，從未停止。早在新約時期，信徒就已經有不少揣測，耶穌第二次的來臨，會否是迫在眉睫，甚至有人因此而不願工作，只等世界末日，所以保祿才會說：

因為我們聽說，你們中有些人游手好閒，什麼也不作，卻好管閒事。我們因主耶穌基督吩咐這樣的人，並勸勉他們安靜工作，吃自己的飯。（得後 3：11-12）

⁴ 參勞思光著《存在主義哲學新編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2001），第 71-73 頁，也可以看胡淑琴〈試論死亡在生命中的意義——由海德格及拉內觀點出發〉。海德格強調人是時間性的存在，人由於能夠看到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而死亡的意識對「此在」產生重要的意義等，不是這一篇小文可以涵蓋，此處只是要強調人的特質之一，是其時間的意識。

又如公元 79 年埋葬龐培的維蘇威火山噴發，羅馬人也視為世界末日的預兆；公元 1666 年的歐洲，由於數字上的迷信和瘟疫的橫行，也令人相信，這是一個世界末日的好日子；2000 年來臨前，不少人都憂心忡忡，相信千年蟲將會是世界末日的主因⁵。

至於預言就更多不勝數，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。當代不少的宗教人士或「著名」的預言家，都紛紛開出期票，讓我們好好準備，收拾細軟，以面對彗星、外星人、大地震、疾病或是核武的衝擊。

即使這些期票一而再、再而三跳票，即使聖經上耶穌早已告訴大家：

至於那日子和那時刻，除父一個外，誰也不知道，連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。就如在諾厄的時日怎麼，人子的來臨也要怎麼。因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時日，人照常吃喝婚嫁，直到諾厄進入方舟的那一天，仍然沒有覺察；直到洪水來了，把他們都捲了去；人子的來臨，也必要這樣。（瑪 24：36-39）

我們必然要問：為什麼人對於世界的終結，有這種大的熱心和信任，總希望知道，大家都完蛋的日子呢？

現代社會的風險意識

去年八月，與友人茶聚，談到他何時結婚，他的答案是：「看看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是否世界末日吧！如果不是，那就真的

⁵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到此網誌一看：<http://novus.pixnet.net/blog/post/21226727-%E6%AD%B7%E5%8F%B2%E4%B8%8A%E7%9A%84%E4%B8%96%E7%95%8C%E6%9C%AB%E6%97%A5>

計劃買房子結婚了。」這句半開玩笑的說話，其中涵義豐富，能代表現代人的心態。

首先，有關 2012 年的末日預言，已經由神諭式轉化為世俗式的預言，這也是當代末日預言的其中一個很大的特色。過去的末日預言，一般都是宗教性、天啓性很重，而末日本身是有道德的意義，即由於人的錯誤而引致世界的毀滅。今天，如 2012 末日預言，是一個預設的機制，即在很久以前，已經有人預知這個世界會毀滅，而不是由於人類做了什麼或不做什麼，引致毀滅的。

在過去，由聖經的洪水滅世開始，世界末日都是源於人類的錯誤，引致神明的憤怒，結果就把人類滅絕，但是，近代以來，引發世界末日的主體，不再是神明，神秘的主角已經換成火山爆發、小彗星及外星人，而這一次 2012 末日預言以瑪雅民族的曆法作為根據，其實是更進一步，把末世的內容掏空，只餘下一個日期。

那麼，我們要問的是：為何一個被掏空的末日限期，會受到如此多的關注？這就要由今天社會的其中一個特質談起。現代化的社會，風險控制成爲我們日常生活極關注的課題。我們透過傳媒，接受大量有關風險的資訊。這由一個嬰兒被熟睡的父母壓死到下墮人造衛星擊中路人的風險，一一羅列在我們眼前。在實際上，沒有一個年代如我們這個年代這種安全，但是也沒有一個年代如同我們這個年代般，如此意識到生活是充滿風險的⁶。

本文的主旨並不是要探討這種風險社會的形成及其狀況，只是想指出一點：當我們處處都關心風險的問題，控制風險就成爲

⁶ 有關今天社會的風險意識及其他相關問題，可參丹·賈德納著、李靜怡/黃慧慧譯《販賣恐懼：脫軌的風險判斷》(台北：博雅書屋，2009)一書。

很重要的社會議題。訴諸香港，我們今天不允許私養家禽、要求維修水電工註冊等等，都是一種控制風險的手段，希望透過各種控制的手段，並且在付出我們評估過的的代價後，可以避免受到危害。我們不想有瘟疫，所以我們寧可吃不新鮮、不健康的雞肉，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。

是故，具體日子的末世預言所以受到關注，再不是如同過去的世代，人深感罪孽沉重而害怕天譴。今天的人，所以關心世界末日這個問題，而是具體日子就代表可以控制——即使不可以完全控制，也可以盡力減低損害，正如核電洩漏的危機處理一般。

在「2012」這電影中，科學家以他們的知識得以提早知道末日的來臨，而電影的主人翁又靠自己的能力得以探究到這個被掩飾的真相。在這裡，末日是被動的、無意識的，而人只要有足夠的能力，即使不能挽救所有人，至少也能挽救自己；事實上，在另一齣以世界末日為主題的電影「絕世天劫」（Armageddon）中，正是由一群礦工以犧牲自己的方法，把本來完全滅絕人類的巨型殞石爆破，從而改變軌道，讓地球逃過一劫。他們是以自己的專業來達到這個目標，這種表達，正好符合今天風險社會的認知。

為友人來說，明確的末世日子，只是讓他好好地地理順自己生活的一個標記，這個日子本身並沒有意義的。世界末日，不再是一個含有形而上意義的圖像，而是記事簿上的一個重要日子，我們要好好注意，密切關注，然後把它的損害，減到最低。

控制風險，除了在末日來臨時加以規避外，還有一個方法，就是在末日來臨前，把自己擁有的東西先花掉，也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方法。我們所以願意相信世界有一個明確的最後限期，未必

是出於絕望，而是在於其可控性。大家擔心的，未必是世界滅亡或人類滅絕的問題，而是在今天的世俗主義中，正正如耶穌所言，就是自己如常的生活得不到繼續，自己所有的不能夠好好享受，因為世界末日突然來臨，我們就不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了。在友人的眼中，如果還有一年多就世界末日，與女朋友建立進一步的關係，規劃自己的人生就成為無謂之事，反而應該好好過自己想過的生活，更為要緊。

這種思維，也是當代社會文化所形成的思維，即在一切都完蛋前，好好有效地運用自己所擁有的一切。

大災難還是末日？

由於瑪雅預言只是一個空洞的日子，那麼，究竟世界末日的內容是什麼呢？由於西方文化深受聖經的影響，所以有關世界末日的想像，很容易就連結到新約的默示錄中。

在電影「2012」中，世界末日的原因是地磁顛倒，南北極的磁場逆轉，而這個現象做成的災難，就是大地裂開，海嘯及火山爆發了。這一切末日情況，我們在默示錄中也可以找到：「有撿著血的冰雹和火拋到地上；於是大地被燒毀了三分之一，樹木也被燒毀了三分之一，青草全被燒盡。」、「一座燃著火的大山」、「就有一顆大星，熾燃有如火把，從天上落下來」（默 8：7-8、10），還有的是「閃電、響聲、雷霆、地震和大冰雹」（默 11：19）⁷。

⁷ 有關聖經中的末日描述，可參麥健泰〈聖經裡的末世〉，《神思》19(1993)，第 37-58 頁。該文詳述聖經中關於末日的描述，並加以分門別類。

問題是，在默示錄中，這些天災的記述只佔很少的部分，更多的內容是關乎天主的行動，以及人的回應，如果我們僅抽取部分內容，就認為這是默示錄的全部，就是曲解了這部作品的含意了⁸。

我們在這裡想指出，大災難的概念，與世界末日的概念，當中是有微妙的差別，而今天社會所關注的世界末日，其實是指大災難而非世界末日，更準確地說，這種大災難的想法，與天主教的神學中的「末日」，並不是同一回事。

大災難說與天主教的末世論有其相同之處，就是二者都相信人類的歷史是一道直線，我們一直向前路，而終有一天，會走到盡頭。在這一點上，二者的觀點是一致的。

但是，為大災難說而言，這個盡頭是靜態地存在，人只能被動地接受。無論是哪一種災異，它的特點都是不受人的控制，超乎人的能力，故此人只能夠盡力避免受到損害。同時，這種災害的本質是負面的，它帶來的是破壞、傷害和死亡，人只有盡力避免。

我們要問：這種模式的世界末日，是否符合我們的信仰呢？

末世不是末日

讓我們回到天主教的神學思想，探究一下世界末日在神學中的意義。即使我們由默示錄入手，也不難發現，該書在記述了各種天災人禍後，結局是天主所給予的「新天新地」：

⁸ 默示錄並不是一卷容易明白的新約經卷，這裡只是點出它不是要說明什麼，至於它的真正訊息，可參斐林豐〈開啓默示錄的妙鑰〉，《神思》19(1993)，第 59-69 頁。

他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；以後再也沒有死亡，再也沒有悲傷，沒有哀號，沒有苦楚，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。（默 21：4）

這個描寫，已經與大災難有所不同。要留意的是，為大災難說而言，也許會有人仍然生存，但是這些生存的人，是倖存者，他們仍然是活在原來的世界中，並不是「新天新地」，甚至是一個已經破壞殆盡的舊世界，而且他們並不是再沒有苦難。這是大災難說與末世論對苦難以後的理解的徹底不同。

按照傳統的理解，這個結局是天主給予的，由祂所主導甚至控制，但是今天的神學開始反省：為什麼天主要這樣做呢？如果我們相信天主是無限仁愛的天主，祂為什麼要設計一系列的災難讓我們受苦，最後才叫人得到歡樂的境界呢？

這就正如一個人的一生，如果天主是預先安排了許多的苦難給他，然後最後給予他致命一擊，這樣的天主，似乎並不符合我們心目中的慈父形象。

今天的天主教神學，在末世論方面，強調的不再是傳統的「萬民四末」，雖然這四點仍然有其信仰的重要性，但是我們更重要的是意識到「望德」的重要。為一個基督徒來說，死亡不是人生的終結，而是新生命的開始⁹。正如拉內對死亡的描述，剛好與我們一般人的理解不同，死亡不應是走向絕望，反而因為俗世在死亡過程中的漸次遠離，我們有更大的自由去選擇，自己是否走向天主¹⁰。

⁹ 參廖信堅〈死亡的意義〉，《神思》第十九期，一九九三年十一月，第 79-85 頁。

¹⁰ 參黃克鏞〈末世論個人幅度 —— 死與復活〉，《神思》第十九期，一九九三年十一月，第 22-36 頁。該文討論到拉內有關死亡的自由選擇，指出信仰幅度在死亡中的意義。如果還要繼續介紹天主教的末世論，要引述的文章很多，篇幅也很長，我們只是要提出，天主教的世界末日並不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束。

如果個人的死亡可以如此理解，我們由己及人，由修身到平天下，可以想像，世界末日並不應是災難性、毀滅性的局面。又或是說，在外在的環境，可能在「新天新地」出現前，世界可能會面對巨大的改變，但是毀滅不會是天主的意願¹¹。

信德的安慰

正如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出的「死亡文化」¹²，今天的人類由於恐懼，而採用一種相信自己的方法，結果卻是讓自己的生命褪色，這從 2012 的末日預言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人對未來的恐懼與絕望，這種氛圍並不是個別人的問題，而是整體要面對的困局。由是，信仰的重要性即在此：它不是要指責這些迷羊的愚昧，而是要以牧羊人的關愛，讓羊群重燃起希望。唯有堅定的杖棍聲，可以安慰在幽谷中的羊，讓牠們聆聽，並且逐步走出來。信德的安慰即在於我們能夠盼望，在終結後的不是虛無的黑暗，而是不可言述的光，是早在我們心底的那個問題的答案。

¹¹ 參 Barbara E. Bowe R.S.C.J. 著 林幸蓮譯〈新天新地：末日的象徵——兩千禧年讀《若望默示錄》〉一文，《神學論集》126 期(2000 冬)，第 494-497 頁。該文的結語尤值得我們一讀：「這是一個新的創造，而非只是回歸到古樂園。天上之城所給予我們的是超乎所有想像的基本轉變，在這之中，我們參與了和天主的合作。若望見證者異象中的這個城市，不同於其他會壓榨、毒害大地的墮落大都會；若望的城市是天堂樂園，是天主和所有受造物居住的嶄新之地，此書便是邀請我們將這個圖像和希望，帶進新的千年紀元之中。」

¹² 參若望保祿二世《生命的福音》通諭：也可以參考這篇分析的文章：Brian V. Johnstone 著 郭睿慶譯〈死亡文化中的生命〉，《神思》第卅八期，一九九八年八月，第 1-7 頁。